

雄仔叔叔： 「我不是來教孩子講故事。」

■ 文：王彩君

阮志雄，人稱「雄仔叔叔」，全職講故事人。1985年以筆名「蕪露」出版詩集《夜站》。1994年創辦「慢慢走故事坊」，2012年與朋友創辦文化團體「四圍講古」。多年來走遍幼稚園，中、小學及社區，為孩子和成人講故事。出版過多本繪本，如《一家人看月亮》、《只要你相信他是一頭恐龍》等。近作有反核繪本《朝頭早，記着出來呀！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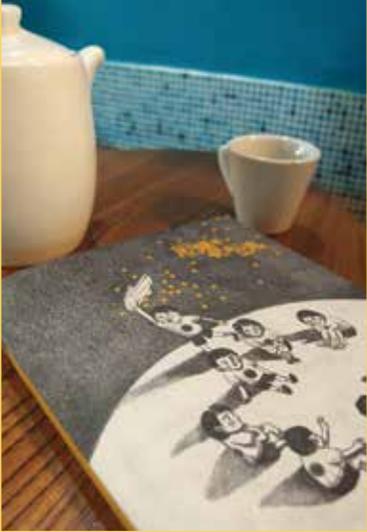
蚊子被蚊子咬會癢嗎？



「一隻蚊子咬到另一隻蚊子，那隻蚊子會癢嗎？」誰會問這樣的問題呢？你或許會想，這應該是個小孩子。沒錯，而他就是雄仔叔叔的兒子。雄仔叔叔說，兒子在小時候，有一天忽然向他提出這個問題。你猜雄仔叔叔怎樣回應？他反問：「一個屁聞另一個屁會臭嗎？」那他的兒子又怎樣拆招呢？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最後分解。

雄仔叔叔講故事，一講二十年，創作靈感源源不絕，到底從何而來？雄仔叔叔說，故事往往來自孩子，是孩子的好奇心帶動了他的想像。正如兒子問：「一隻蚊子咬到另外一隻蚊子會癢嗎？」大概因為他剛才被蚊子咬了，繼而引發出這樣的聯想。雄仔叔叔強調，如果能夠容許孩子這種好奇心延伸下去，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就像小孩子看見地上有光，走過去，摸一摸，即使他甚麼也沒說，但他的行動已說明一切：他對光未有概念，他在疑惑，在探索。雄仔叔叔還即席把這些線索發展成一個故事：「有一天，一個小朋友見到地上有一塊布，怎麼撿都撿不起來。爸爸就跟他講：『很難撿的，你繼續撿吧，爸爸先去打四圈麻將啊。』」故事說罷，哄堂大笑。





「能活用這樣的情景和心境，就可以生出許多故事來。」雄仔叔叔活用眼前事物，運用想像和語言，信手拈來便說出帶有鮮活能量的故事。要練就這種心境，沒有祕訣，只要能讓別人感覺到自己的快樂和善意便已足夠。

成年人跟孩子進行創作活動時，不用擔心方法能否奏效，即使彼此互不明白也不要緊。因為最重要的不是孩子怎樣運用語言，而是雙方在玩的過程中，激盪出一種精神和活力。

做孩子的擴音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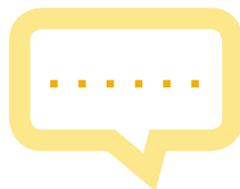
二十年成果，還得靠經驗累積而成，雄仔叔叔也不是一開始就能自信滿滿地站在台上帶領孩子講故事的。剛開始的時候，他也會緊張，也會擔心，不曉得如何開頭。直至近幾年，他才比較有自信，而轉捩點是從聽孩子講故事開始。「孩子不是被動的聽眾，不論你在甚麼時候說話，他們也會隨時介入。學校卻把這種 intervention (介入) 視為 interference (干擾)，無視他們。」但雄仔叔叔慢慢發現，這種介入是有意義的。有時自己講故事時，孩子想加些「佐料」，自己就幫忙組織，甚或讓孩子主動分享故事——所以，哪需要擔心沒故事呢？

講故事的場景多是這樣的：孩子口述故事，雄仔叔叔筆錄，記好了，就讀出來，讓其他小朋友把故事演出來。說到這裏，雄仔叔叔分享了一個他聽過的「最偉大」的龜兔賽跑故事：「有一天，一隻兔子在雲上睡覺，一隻烏龜在下面跑，最後烏龜贏了。」他說到孩子思考怎樣扮演兔子睡在雲上的畫面時，強調「行動很重要」：「孩子的語言尚未成熟，未有邏輯，未有概念。學習語言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動作。」孩子好動，就是因為未能完全用語言表達自

己。動作是語言的延展，通過動作來表達，能使想像變得具體。譬如孩子講故事的時候，往往不知道自己把事情的先後次序說錯了，但在演出時，就知道次序錯了，會自己糾正，或讓雄仔叔叔改過來。「孩子就這樣練習 narration (敘述)。」即使只是說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，也是不錯的語言訓練。

有時，老師的反應反而會澆滅了孩子運用語言的熱情。雄仔叔叔留意到，大多數幼稚園老師為孩子筆錄故事時，習慣從自己的角度懷疑孩子說話的邏輯，經常再三向孩子確認：「是這樣嗎？」老師只顧釐清孩子的話，孩子也就不想說下去。其實孩子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，說話比思考慢是正常的。他們既已盡力表達，老師也應盡力記下。所以，孩子講故事時，老師最好的角色是——「只做孩子的擴音器」。不需解釋，不要嘗試把孩子的邏輯改成自己明白的邏輯。雄仔叔叔說：「孩子那麼喜歡表達，不會不喜歡語言和文字。」他們不喜歡寫東西，只是因為那些文字不是屬於他們的，而是老師給他們的。

「我不是來『教』孩子講故事，我是來『讓』孩子講故事！」這是雄仔叔叔在一次回覆學校邀請時說的話。他希望孩子透過講故事，明白故事是「生活、想像和羣體合作的成品」。有一次，一個孩子獲邀講故事，他說了半句：「從前有一個小朋友……」大家引頸以待，一分鐘過後，只見他吐出二字：「完了。」怎料三星期後，他卻主動把整個故事講完。雄仔叔叔估計，孩子之前或許還未理解「故事」的概念，覺得媽媽和老師講的故事，自己講不來。但他看過其他孩子的示範後，發現原來講故事就是講自己的事，心裏有了把握，就敢講了。孩子最後講的是：「有一天，一個寶寶迷路了，他的爸爸媽媽一直在窗邊望着他。」這應該就是他透過觀摩同輩，學會從生活取材，把自己和父母相處的經歷說出來，變成故事。



拖鞋的故事

孩子不僅懂得從自己的經歷取材，還懂得向其他孩子「偷橋」。他們聽到同伴的精彩故事，會引為己用，或加以創作。以「拖鞋的故事」為例，有個孩子說有一天醒來，他發現一隻拖鞋不見了，但他記得明明放在牀上的。媽媽叫他找一下，結果在牀底下找着了。過了一星期，另一個孩子也講「拖鞋的故事」，但他卻先講自己很乖，很努力完成媽媽吩咐的任務，甚至媽媽未吩咐的，自己也主動幫忙。交代了一連串背景後，他才說，有天醒來後，他發現一隻拖鞋不見了，但自己明明記得是放在牀下的。這個故事的重點並不是拖鞋不見了，而是孩子想以前面的內容作鋪墊，說明自己向來很乖，拖鞋不見了並不是他的錯。

講故事不僅可以加強孩子的語言能力，還可以讓孩子抒發內心感受。雄仔叔叔不時在聽故事的過程中，發現孩子的家庭問題。如從第二個「拖鞋的故事」中，雄仔叔叔推測這孩子的家人要求嚴格，所以他接受不了自己有瑕疵，特意要證明自己很棒。他跟老師求證後，發現事實的確如此。又如，有個小朋友說：「一隻烏龜爬到爸爸身上，再爬到洗手盆，爸爸把牠抱回牀上。牠又嘗試爬上媽媽的牀，但太高爬不着。爸爸又把牠抱回牀上。牠又爬出去，躲在一張放電腦的小桌子下。」雄仔叔叔推測這個孩子渴望父母疼愛，但媽媽比較兇。原來，孩子雙親都去世了，他一直由祖父母照顧，祖父較疼他，祖母則較嚴厲。故事中的媽媽就是現實中的祖母。「孩子說這些故事時，感情是很明顯的。不論從故事內容，還是從他們說話時的神情，都可以觀察得到。」由此可見，孩子講故事的動力有時源於表達的需要。通過講故事，孩子可以把心裏的壓力釋放出來。



關於『C』的詩

近年，雄仔叔叔還嘗試跟孩子寫詩。第一次教孩子寫詩，他也無從下手。但如講故事的經驗一樣，他捕捉眼前的事物，跟孩子聊天，打開了話匣子後，靈感也隨之降臨，而孩子也漸漸和雄仔叔叔一樣，有信手拈來的本領。有一次，雄仔叔叔問孩子：「知道『詩』是甚麼嗎？」一半說知道，一半說不知道——其實，說知道的並不知道，說不知道的才是知道的。說知道的孩子說：「『詩』就是『C』。」雄仔叔叔抓住機會說：「那大家就來寫『C』的詩吧。」問孩子『C』像甚麼？有人答「香蕉」。他就乘勢追問「有甚麼氣味？」「是甚麼顏色？」這樣就寫成一首詩，孩子的觸覺也漸漸敏銳起來。只要雄仔叔叔問：「今天寫甚麼詩？」孩子碰巧摸着自己的頭，或見到雄仔叔叔在梳頭，他們就說：「頭髮的詩！」看見到雄仔叔叔在搖腿，他們就說：「腳的詩！」雙方信手拈來的功力不相伯仲。

孩子描述事物時，雄仔叔叔的任務也不輕鬆，他要用問題來引導孩子表達。提問的方式很講究：不要用形容詞問他們，要多用「甚麼」，「怎樣」等詞語，而且要單對單的發問。以「細細聲的詩」為例，雄仔叔叔會問孩子：「你的『細細聲』是怎樣的？」孩子答：「我的『細細聲』就是一個小孩站在馬路邊，望着紅綠燈一閃一閃。」

只要一個孩子開了頭，其他人就會受感染，雀躍地嚷着要分享自己的詩。

別小看孩子，他們也許是與生俱來的詩人。雄仔叔叔分享了一次即興跟孩子創作「溫柔的詩」的



經驗。關於溫柔的想像，刻板的不少，但也有使人驚喜的。有孩子說：「獅子老虎是溫柔的——因為牠們每天跟人類鬥爭着，但總是輸的。」雄仔叔叔說他看得出失敗者的特質。另外一個孩子說：「汽車是溫柔的——」全班同學都很期待他的解釋。這個孩子只說：「當它生了鏽。」便沒有再解釋下去。雄仔叔叔猜他的意思是，汽車生了鏽就不會撞到人了，稱讚這個孩子能掌握事物的本質。

雄仔叔叔感歎，老師受課程的框架掣肘，難以漫無目的地跟孩子由眼前事物聊起，繼而即興創作。幼稚園老師在熱身環節，總是急着把孩子帶到自己想進入的話題，也顧不上是否連貫。雄仔叔叔認為這樣教創作是不奏效的，反而會弄巧反拙。與人談話時，若不為目的，只純粹地聆聽對方說話，會聽到從未聽過的東西，這就是最好的話題。「聽孩子講話，你會感覺到他們正在醞釀一些能量，當我接收了這些能量，會幫他們過濾。這樣的成品是鮮活的，有生氣的。」

長大的詩

老師聽了這些提示，可能又會急於應用。雄仔叔叔又給老師一個小建議：先學習放鬆自己，認真聆聽孩子的話，跟隨孩子的節奏，因應他們的一言一行而變通，找合適的切入點即可。就像有一次，一個孩子告訴雄仔叔叔：「我今年睡大牀了。」意思是他長大了，雄仔叔叔就提議大家寫「長大的詩」。

雄仔叔叔問：「你怎樣證明自己長大了？」

他們答：

「去年/我睡 BB 牀/今年/我睡大人牀/我長大了」(柏迪，六歲)

「巴士長大了/一層的巴士是細路/兩層就是大人/巴士長大了/如果它長到十層/就是老巴了」(宇衡，六歲)

還有雄仔叔叔認為最厲害的一首：

「火車走着/最初只有一卡/然後又一卡/又一卡/火車長大了」(鈞皓，六歲)

眼前本來只見到一卡車廂，之後出現很多卡，孩子把火車前進的速度想像成長大。雄仔叔叔讚歎孩子的語言「多麼鮮活」，奈何教科書卻很少做到語言鮮活。他感慨地問：「把這些孩子的詩做成一本教科書，有何不可？」

訪問末段，雄仔叔叔直言，講故事，技巧不是最重要。對觀眾或聽眾而言，講者生動靈活也不是最重要。有些人雖然木訥愚拙，但也能把故事說得動聽吸引，當中的關鍵在於「真誠」。一如雄仔叔叔的作品《野人之書》，寫的是三十年生涯自況，調子低沉，但一樣能打動讀者，正因為裏面有真摯的感情。因此老師要教創作，最重要是常提醒自己：不要有偏見，不要強行灌輸。只要跟學生建立了關係，接下來的教學就容易多了。



未知的力量

還記得開首的小故事嗎？雄仔叔叔說完「一個屁聞另一個屁會臭嗎？」兒子怎樣拆招呢？招數就是依相同的邏輯推演下去——「一件衣服穿了另一件衣服會覺得窄嗎？」雄仔叔叔說，如果當時他對兒子這類好奇的發問隨便敷衍過去，就未必有今天喜歡文字的兒子。孩子的想像「不是 ignorance (無知)，是 not knowing (未知)」，正因為對世界有着許多未知，孩子的想像力才可以無邊際地馳騁。